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十回 買豬首書生遭橫禍 扮化子勇士獲賊人

且說包公在三星鎮接了婦人的呈子。原來那婦人娘家姓文，嫁與韓門為妻。自從丈夫去世，膝下只有一子，名喚瑞龍，年方一六歲。在白家堡祖房三間居住。韓文氏做些針指，訓教兒子讀書。子在東間讀書，母在西間做活。娘兒兩個將就度日，並無僕婦下人。一日晚間，韓瑞龍在燈下唸書，猛回頭見西間簾子一動，有人進入西間，是蔥綠衣衫，大紅朱履，連忙立起身趕入西間，見他母親正在燈下做活。見瑞龍進來，便問道：「吾兒，晚上功課完了麼？」瑞龍道：「孩兒偶然想起個典故，一時忘懷，故此進來找書查看查看。」一壁說着，奔了書箱。雖則找書，卻暗暗留神，並不見有什麼，只得拿一本書出來，好生納悶，又怕有賊藏在暗處，又不敢聲張，恐怕母親害怕，一夜也未合眼。到了次日晚間讀書，到了初更之後，一時恍惚，又見西間簾子一動，仍是朱履蔥綠衫之人進入屋內。韓生連忙趕至屋中，口叫「母親」。只這一聲，倒把個韓文氏嚇了一跳，說道：「你不唸書，為何大驚小怪的？」韓生見問，一時寸不能答對，只得實訴道：「孩兒方才見有一人進來，及至趕入屋內，卻不見了。昨晚也是如此。」韓文氏聞聽，不覺詫異：「倘有歹人窩藏，這還了得！我兒持燈照看看便了。」韓生接過燈來，在牀下一照，說：「母親，這牀下土為何高起許多呢？」韓文氏連忙看時，果是浮土，便道：「且把牀挪開細看。」娘兒兩個抬起牀來，將浮土略略扒開，卻露出一隻箱子，不覺心中一動，連忙找了鐵器將箱蓋打開。韓生見裡面滿滿的一箱子黃白之物，不由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母親，原來是一箱子金銀，敢則是財來找人。」文氏聞聽，喝道：「胡說！焉有此事！縱然是財，也是無義之財，不可亂動。」無奈韓生年幼之人，見了許多金銀。如何割捨得下；又因母子很窮，便對文氏道：「母親，自古掘土得金的不可枚舉。況此物非是私行竊取的，又不是別人遺失撿了來的，何以謂之不義呢？這必是上天憐我母子孤苦，故爾才有此財發現，望乞母親詳察。」文氏聽了，也覺有理，便道：「既如此，明早買些三牲祭禮，謝過神明之後，再做道理。」韓生聞聽母親應允，不勝歡喜，便將浮土仍然掩上，又將木牀暫且安好。母子各自安寢。韓生哪裡睡得著，翻來覆去，胡思亂想，好容易心血來潮，入了夢鄉，總是惦念此事，猛然驚醒，見天發亮，急忙起來稟明母親，前去買辦三牲祭禮。誰知出了門一看，只見月明如晝，天氣尚早，只得慢慢行走。來至鄭屠鋪前，見裡面卻有燈光，連忙敲門，要買豬頭，忽然燈光不見了，半晌，毫無人應，只得轉身回來。剛走了幾步，只聽鄭屠門響。回頭看時，見燈光復明，又聽鄭屠道：「誰買豬頭？」韓生應道：「是我，除個豬頭。」鄭屠道：「原來是韓相公。既要豬頭，為何不拿個傢伙來？」韓生道：「出門忙了就忘了，奈何？」鄭屠道：「不妨，拿一塊墊布包了，明日再送來罷。」因此用墊布包好，交付韓生。韓生兩手捧定，走不多時，便覺乏了；暫且放下歇息，然後又走。迎面恰遇巡更人來，見韓生兩手捧定帶血布包，又累得氣喘吁吁，未免生厭，便問：「是何物件？」韓生答道：「是豬頭。」說話氣喘，字兒不真。巡更人更覺疑心，一人說話，一人彎腰打開布包驗看，明月之下，又有燈光照得真切，只見裡面是一顆血淋淋髮髻蓬鬆女子人頭。韓生一見，只嚇得魂飛魄散。巡更人不容分說，即將韓生解至鄴縣，俟天亮稟報。

縣官見是人命，立刻升堂，帶上韓生一看，卻是個懦弱書生，便問道：「你叫何名？因何殺死人命？」韓生哭道：「小人叫韓瑞龍，到鄭屠鋪內買豬頭，忘拿傢伙，是鄭屠用布包好遞與小人。後遇巡更之人追問，打開看時，不想是顆人頭。」說罷，痛哭不止。縣官聞聽，立刻出籤，拿鄭屠到案。誰知鄭屠拿到，不但不應，他便說連買豬頭之事也是沒有的。又問他：「墊布不是你的麼？」他又說：「墊布是三日韓生借去的，不想他包了人頭移禍於小人。」可憐年幼的書生，如何敵的過這狠心屠戶！幸虧官府明白，見韓生不像殺人行凶之輩，不肯加刑，連屠戶暫且收監，設法再問。

不想韓文氏在三星鎮遞了呈詞，包公准狀。及至來到公館，縣尹已然迎接，在外伺候。包公略為歇息，吃茶，便請縣尹相見，即問韓瑞龍之案。縣官答道：「此案尚在審訊，未能結案。」包公吩咐，將此案人證俱各帶至公館聽審。少刻帶到。包公升堂入座，先帶韓瑞龍上堂，見他滿面淚痕，戰戰兢兢，跪倒堂前。包公叫道：「韓瑞龍，因何謀殺人命？訴上來。」韓生淚漣漣道：「只因小人在鄭屠鋪內買豬頭，忘帶傢伙，是他用墊布包好遞給小人，不想鬧出這場官司。」包公道：「住了。你買豬頭，遇見巡更之人，是什麼時候？」韓生道：「天尚未亮。」包公道：「天未亮，你就去買豬頭何用？講！」韓生到了此時不能不說，便一五一□，回明堂前，放聲大哭：「求大人超生。」包公暗暗點頭道：「這小孩子家貧，貪財心勝。看此光景，必無謀殺人命之事。」吩咐：「帶下去。」便對縣官道：「貴縣，你帶人役到韓瑞龍家相驗板箱，務要搜查明白。」縣官答應，出了公館，乘馬，帶了人役去了。

這裡包公又將鄭屠提出，帶上堂來，見他凶眉惡眼，知是不良之輩，問他時與前供相同。包公大怒，打了二□個嘴巴，又責了三□大板。好惡賊！一言不發，真會挺刑。吩咐：「帶下去。」

只見縣官回來，上堂稟道：「卑職奉命前去韓瑞龍家驗看板箱，打開看時裡面雖是金銀，卻是冥資紙錠；又往下搜尋，誰知有一無頭死屍，卻是男子。」包公問道：「可驗明是何物所傷？」一句話把個縣尹問了個怔，只得稟道：「卑職見是無頭之屍，未及驗看是何物所傷。」包公嘆道：「既去查驗，為何不驗看明白？」縣尹連忙道：「卑職粗心，粗心。」包公吩咐：「下去。」縣尹連忙退出，嚇了一身冷汗，暗自說：「好一位利害欽差大人，以後諸事小心便了。」

再說包公吩咐再將韓瑞龍帶上來，便問道：「韓瑞龍，你住的房屋是祖積？還是自己蓋造的呢？」韓生回道：「俱不是，乃是租賃居住的，並且住了不久。」包公又問：「先前是何人居住？」韓生道：「小人不知。」包公聽罷，叫將韓生並鄭屠寄監。

老爺退堂，心中好生憂悶，叫人請公孫先生來，彼此參詳此事：一個女子頭，一個男子身，這便如何處治？公孫先生又要暗訪，包公搖頭，道：「得意不宜再往，待我細細思索便了。」公孫退出，與王、馬、張、趙大家參詳此事，俱各無有定見。公孫先生自回下處。

楞爺趙虎便對二位哥哥言道：「你我投至開封府，並無寸進之功。如今遇了為難的事，理應替老爺分憂，待小弟暗訪一番。」三人聽了，不覺大笑，說：「四弟，此乃機密細事，豈是你粗魯之人幹得的？千萬莫要留個話柄！」說罷，復又大笑。四爺臉上有些下不來，搭搭訕訕的回到自己屋內，沒好氣的。倒是跟四爺的從人有機變，向前悄悄對四爺耳邊說：「小人倒有個主意。」四爺說：「你有什麼主意？」從人道：「他們三位不是笑話你老嗎，你老倒要賭賭氣，偏去私訪，看是如何，然而必須巧妝打扮，叫人認不出來。那時苦是訪著了，固然是你老的功勞；就是訪不著，悄悄兒回來，也無人知覺，也不至於丟人。你老想好不好？」楞爺聞聽大喜，說：「好小子！好主意！你就替我辦理。」從人連忙去了，半晌，回來道：「四爺，為你老這宗事好不費事呢，好容易才找了來了。花了□六兩五錢銀子。」四爺說：「什麼多少，只要辦的事情妥當就是了。」從人說：「管保妥當。咱們找個僻靜的地方，小人就把你老打扮起來，好不好？」

四爺聞聽，滿心歡喜，跟著從人出了公館，來至靜處，打開包袱，叫四爺脫了衣衫，包袱裡面卻是鍋煙子，把四爺臉上一抹，身上手上俱各花花答答的抹了；然後拿出一頂半零不落的開花兒的帽子，與四爺戴上；又拿上一件滴零搭拉的破衣，與四爺穿上；又叫四爺脫了褲子鞋襪，又拿條少腰沒腿的破褲兒，與四爺穿上；腿上給四爺貼了兩貼膏藥，唾了幾口吐沫，抹了些花紅柳綠的，算是流的膿血；又有沒腳跟的搾板鞋，叫四爺他拉上；餘外有個黃瓷瓦罐，一根打狗棒，叫四爺拿定；登時把四爺打扮了個花鋪蓋相似。這一身行頭別說□六兩五錢銀子，連三□六個錢誰也不要。他只因四爺大秤分金，扒堆使銀子，哪裡管他多少；況且又為的是官差私訪，銀子上更不打算盤了。臨去時，從人說：「小人於起更時，仍在此處等候你老。」四爺答應，左手提罐，右手拿棒，竟奔前村而去。

走著，走著，覺得腳指紮的生疼。來到小廟前石上坐下，將鞋拿起一看，原來是鞋底的釘子透了。掄起鞋來在石上拍搭、拍搭

緊摔，好容易將釘子摔下去。不想驚動了廟內的和尚，只當有人敲門，及至開門一看，是個叫化子在那裡摔鞋。四爺抬頭一看，猛然問和尚：「你可知女子之身、男子之頭，在於何處？」和尚聞聽，道：「原來是個瘋子。」並不答言，關了山門進去了。

四爺忽然省悟，自己笑道：「我原來是私訪，為何順口開河？好不是東西！快些走罷。」自己又想道：「既扮做化子，應當叫化才是。這個我叮沒有學過，說不得到哪裡說哪裡，胡亂叫兩聲便了。」便道：「可憐我一碗半碗，燒的黃的都好！」先前還高興，以為我是私訪；到後來見無人理他，自想似此如何打聽得事出來，未免心中著急，又見日色西斜，看看的黑了。幸喜是月望之後，天色雖然黑了，東方卻是一輪明月。走至前村。也是事有湊巧，只見一家後牆有個人影往裡一跳。四爺心中一動，暗說：「才黑如何便有偷兒？不要管他，我也跟進去瞧瞧。」想罷，放下瓦罐，丟了木棒，摔了破鞋，光著腳丫子，一伏身往上一縱。縱上牆頭，看牆頭有柴火垛一堆，就從柴垛順溜下去；留神一看，見有一人爬伏在那裡；楞爺便上前伸手按住，只聽那人哎喲了一聲。四爺說：「你嚷，我就捏死你！」那人道：「我不嚷！我不嚷！求爺爺饒命。」四爺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偷的什麼包袱？放在哪裡？快說！」只聽那人道：「我叫葉阡兒，家有八□歲的老母無贍養。我是頭次幹這營生呀，爺爺！」四爺說：「你真沒偷什麼？」一面問，一面檢查細看，只見地下露著白絹條兒。四爺一拉，土卻是鬆的，越拉越長，猛力一抖，見是一雙小小金蓮；復又將腿攔住，盡力一掀，原來是一個無頭的女屍。四爺一見，道：「好呀！你殺了人，還合我鬧這個腔兒呢。實對你說，我非別人，乃開封府包大人閣下趙虎的便是。因為此事，特來暗暗私訪。葉阡兒聞聽，只嚇得膽裂魂飛。口中哀告，道：「趙爺，趙爺！小人作賊情實，並沒有殺人。」四爺說：「誰管你！且捆上再說。」就拿白絹條子綁上，又恐他嚷，又將白絹條子撕下一塊，將他口內塞滿，方才說：「小子好好在這裡，老爺去去就來。」四爺順著柴垛，跳出牆外，也不顧瓦罐木棒與那破鞋，光著腳奔走如飛，直向公館而來。

此時天交初鼓，只見從人正在那裡等候，瞧著像四爺，卻聽見腳底下呱呱、呱呱的山響，連忙趕上去說：「事體如何？」四爺說：「小子，好興頭得很！」說著話，就往公館飛跑。從人看此光景，必是鬧出事來了，一壁也就隨著跟來；誰知公館之內，因欽差在此，各處俱有人把門，甚是嚴整。忽然見個化子從外面跑進，連忙上前攔阻，說道：「你這人好生撒野，這是什麼地方！」話未說完，四爺將手向左右一分，一個個一溜歪斜，幾乎栽倒。四爺已然進去。眾人才待再嚷，只見跟四爺的從人進來，說道：「別嚷，那是我們四老爺。」眾人聞聽，各皆發怔，不知什麼原故。

這位楞爺跑到裡面，恰遇包興，一伸手拉住，說：「來得甚好！」好個包興嚇了一跳，連忙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後面從人趕到，說：「是我們四爺。」包興在黑影中看不明白，只聽趙虎說：「你替我回稟回稟大人，就說趙虎求見。」包興方才聽出聲音來：「哎喲！我的楞爺，你嚇殺我咧！」一同來至燈下，一看四爺好模樣兒，真是難畫難描，不由得好笑。四爺著急，道：「你先別笑，快回老爺！你就說我有要緊事求見。快著！快著！」包興見他這般光景，必是有什麼事，連忙帶著趙爺到了包公門首。包興進內回稟，包公立刻叫：「進來。」見了趙虎這個樣子，也覺好笑，便問：「有什麼事？」趙虎便將如何私訪，如何遇著葉阡兒，如何見了無頭女屍之話，從頭至尾，細述一回。包公正因此事沒有頭緒，今聞此言，不覺滿心歡喜。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